

R291
59
2

明末·孙承泽撰

春
明
夢
餘
錄

下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戶部四

寶泉局

寶泉局在皇城東北國初錢法專屬工部寶源局自二啓
二年始設戶部錢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加爐製
造以濟軍興

戶部尚書侯恂條陳鼓鑄事宜

一議興鑄利古寶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幣然自

嘉慶春明夢餘錄

卷三十八

二

太昊高陽以來則已有錢矣虞夏之際幣為三品曰
黃曰白曰赤兼龜貝行之不純用錢管子亦云先王
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所以守財
物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故命之曰衡謂之衡者將以
行輕重之術使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也秦兼天下幣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而珠
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自建元以
後卽山鑄錢而又用白鹿皮為幣造銀錫為白金有
三品未幾皆廢唐於銅錢外有飛錢宋以鐵錢與銅

錢兼行又做飛錢為子為闕子始以楮為錢南宋
造會子有大鈔小鈔之別凡十等又謂之錢引亦謂
之關會貫一而已元造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
無何物價騰踴逾十倍積鈔不售國用大詘明興右
鈔抑錢旋令錢鈔兼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
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卽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
鈔者聽一百文以下止用銅錢永樂中以鈔法圯而
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
制雖設而法不行今天下自京師達四方無慮皆用

嘉慶春明夢餘錄

卷三十八

二

白銀乃國家經賦專以收花文銀為主而銀遂踞其
極重之勢一切中外公私咸取給焉民用不贖而國
安得不貧幸賴稍稍用錢耳安得不亟行鼓鑄以救
其乏乎夫錢出於銅銅不鑄錢則銅而已鑄之為錢
而可以前民用則是盡天下之銅皆已變而為銀也
利孰大焉以錢濟銀之窮而又用錢殺銀之勢使錢
廣布民間則可除飲銀以歸之上於是用銀為母錢
為子而因以行其高下之術首先臣邱濬欲倣古三
幣之法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夫鈔亦

難行矣舍鈔言錢可也

一議過銅流自三品之貢與而黃白赤金世為天下幣漢而後佛老象教盛行於域中寺若觀糜黃金者億億計而天下刻鏤織作鍾治為冠服衣履什物者又不可勝原故黃金日銷而赤金乃大行已亦漸貴固其理也夫有利之源有利之權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權之操縱在人主昔之善議鑄者無若漢二賈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誼之言曰銅畢歸於上則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主

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下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持柄息奸之要術也劉秩曰鑄錢之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乎採用者眾耳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使銅無所用則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斯言可謂曲盡自漢先主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唐大歷中嚴天下用銅器之禁貞元九年張滂奏請鑄錢少損大

多門與販之徒潛將銅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做物器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滋耗伏請除鑄鏡外一切禁斷如有銷錢為銅者以盜鑄錢罪論宋朝鑄錢比前代最多銅禁最嚴大抵國計仰給於此自熙寧間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聖祖始定天下令軍民惟鑄鑑及軍器及禪門鐘磬鏡鈸得用銅此外并收之官有私藏者禁嘉靖六年題准但有銷鑄舊錢及今制錢造作銅像銅器等項比盜鑄律科斷隆慶元年部議軍民之家但有

廢銅願賣者聽赴所在有司易錢易銀照舊給價宜申明前例嚴藏銅之禁行收銅之法民間私藏銅器及造作銅像銅器被告發者比盜鑄律罪無赦市有鬻銅器者罪亦如之官收民銅給銀若錢視銅之直如有爐座處所於存留錢糧內動支其銅即以充鑄如無爐座處所於起解錢糧內動支准將銅估抵解京夫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銀其何苦而不輸之於官官可藉為鑄之資而無費於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况銅藏於民銅祇銅耳而私藏有罪

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聖主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於此

一議省鑄局錢以銅鉛參雜而成而銅鉛各有產處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唐有八監宋有三十六監惟永平者最久永通者為最多然至熙寧歲輸六百萬貫則幾不可繼矣夫天子藏富於山川冶鑄太煩則民力耗竭漢武帝特專令上林三官鼓鑄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誠見利源所在不

得不謹節其流耳國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已令天下藩司各制貨泉局又更名為寶泉局其後罷置不一嘉靖以來止令兩京鑄造萬歷四年通行天下一體開鑄至十年奉詔停止天啓元年以遼餉匱乏增置戶部寶泉局無何又令各省直藩司開爐鼓鑄每十坐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徒存虛額無一踐者諸局爐亦相繼報罷止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密雲宣大遼東數處而已崇禎二年奉旨利權本自上操舊制只兩京鑄錢嗣因軍興煩費遼東宣大奏請權宜

近乃紛紛開鑄致私錢殺雜反自外來素制病國大非法紀著查出通行禁止維時戶部以秦楚蜀滇四省係銅斤出產地方就便鼓鑄稍便未議概停後江西復以開局請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應天府亦各紛紛鑄錢然皆自鑄自用又大小輕重不一其制於是滯錮愈多銅鉛愈窘不獨戶部不得其尺寸之用而寶泉局亦已成皆井矣每見議錢法者皆係廣鑄局為言而乃惓惓欲議省者誠見爐座繁興銅產有限惟局省則銅源裕而錢制一則弊絕較諸廣局之

利虛實得失孰多也不然昔之鑄局不為不廣矣而不效何哉

一議禁私販昔唐陸贄之論錢法也以為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二策並行不可偏廢也今或離銅場頗遠則其勢不得不出於買乃私販之禁有不可不與銅器俱嚴者夫一處之銅而止供一處之用則價平矣一處之銅而供數十處之用則銅價踴矣以今銅之流行遍天下皆是召買蓄於公家歛藏溢於私室人人吳鄧處處鑪錘銅產幾何能不

騰躍而況於官買與私買爭其數不敵何者官價估有定例其價必平私買乘隙暗投其價多侈官買或有別費而給發不無稍緩私買並無破冒而交兌畧不踰時市井嗜利誰肯捨此就被其流之弊必至銅盡歸於私鑄而官買束手矣考嘉靖三十四年嚴禁商賈人等不許私販銅錫以致價值騰踊謂宜著為厲禁凡往產銅產鉛處所收買銅鉛必告投本處官司給有批文方許運發經過關津驗批免稅除兩京及滇蜀秦楚四省聽商人從便往賣報官收買如驗

無批文及闌出他省致被覺獲卽比依盜掘銅錫律人論罪貨沒官至若私鑄開頭尤在於點造蓋鑄錢之銅必將紅銅配鉛點成黃而後可鑄請飭天下凡有私設點爐者罪卽比於私鑄知而不舉卽與連坐庶幾私鑄可絕而官買乃可繼也

一議垂定制周太公立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至今仍之而輕重無常代有變革秦錢如周重十二銖漢與變為英錢重三銖已變為八銖又變為四銖其重亦仄以一當五而得中者惟元狩之五銖降而蜀之直

百而吳之當千則愈變而愈重晉之四文沈錢宋之榮子苻葉甚而為飛眼繩環則變而愈輕而得中者惟武德之開元通寶從來美錢制者皆以二錢之式並言而其重實未始相類也謹按古權法十黍為綮十綮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鎰為兩今開元通寶其錢徑八分重止二銖四綮則比五銖錢為輕二銖六綮矣故五銖錢一文而重一兩開元必積十文而重一兩洪武初敕戶部及各行省鑄錢大小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當三當二重皆如其當之數小錢

重一錢蓋卽開元舊法至嘉靖六年始令兩京工部鑄造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崇禎元年從錢法侍郎孫居相議改爲一錢二分五厘雖視開元錢稍重而較之漢五銖尚輕然體質堅厚又磨鎔莫施輕重得宜人情便之至其鑄法每錢一文必令用黃銅二錢剉磨之餘只存一錢二分五厘如此然後可以革減銅多鑄之弊蓋局中每有減銅多鑄而創爲補秤之說以塗耳目者實明許商匠之私鑄而陰收其利今若著爲定數按月按期必令報完俾貪吏無所容其

通同而奸商好匠無所容其隱屏亦卽簡御煩之術也其收錢每五千文爲一錠上用行牌寫爐頭匠頭及細錢人姓名各堆一處聽督鑄官照爐抽驗遇有漏風缺邊縮字等樣細錢人重責錢輕色淡者責匠頭沙眼多者責翻沙匠邊粗糙者責滾判匠磨不亮者責磨洗匠灰不淨者責刷灰匠選退錢搥碎回火如犯前弊多者責爐頭仍發看錢人挑選通同容隱看錢人重責如是則錢制既精緻雜自難若當五當十等錢鑄造似易工本較省然私鑄者競爲捷趨識

微者謂非久道不鑄可也

一議重制錢法之弊由於盜鑄者多盜鑄非薄劣則無所得贏往往摩官錢取鑄而殺之以鉛錫於是減輕其價以與制錢雁行於是市井愚民惶惑莫知適從奸商當舖因而爲奸每於通衢關隘倡言某錢盛行某錢不行轉相煽弄既貴賈其所積以圖目前之利又賤收其所棄以圖他日之利時而私錢得與官錢並價此其所積者多而欲出也時而私錢二二三折官錢一文此其所收者少而欲入也若輩操其

利權錢法受其壅滯豈可無正齊之術聽奸錢日生而莫之禁乎今有捷法於此凡盜鑄者每鑄新錢而不鑄舊錢蓋舊則真偽難欺而新則耳目易眩請救天下除雜年號錢難以畫一惟崇禎通寶體製色澤務取相同每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厘如有輕重不合式者卽係盜鑄推究所由真犯匠人依天啓三年令擬斬無赦其知情買使及販賣行使者查照律從重問擬令下限三月內許民間將前所收買私鑄錢自行首出倒換依嘉靖六年例照銅價給與價銀

免其私販之罪敢隱藏不出首者事發比照私鑄銅錢爲從者律問罪收過私錢卽與銷化爲銅以俟改鑄如是則於官法獲全而於民情不厲其下令於流水無疑矣若夫前代古錢及歷朝舊錢流通已久方俗所便不必禁斷官民出納惟崇禎通寶不許留難而其他雜錢第聽民間轉輸自便官不許收一文天下曉然見雜錢與制錢賤不敵積漸以往勢必棄雜錢不用如願赴官倒換亦准爲照銅價收買而後一王無偶之利柄於且可全收也

一議計本息泉局之錢發太倉作官俸者十之三發
邊鎮充月餉者十之七原奉聖諭定六十五文估銀
一錢今已習而安之矣請依此數以權鼓鑄之本息
可乎謹按銅礦產於石山之中鋼鑽打入每得鑄一
百斤用木炭一百斤將鑪燒煉一火成銅鑽二火成
黑銅三火成紅銅每鑄百斤上者燒銅十五斤次者
十二十一不等其用錘手並燒爐匠共二十名每日
給工食共銀八錢用造飯運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
六分用幫扯提礮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一錢二分

用鋼鑽三十根每根鋼二斤日費一斤約銀二錢以
上共費銀一兩二錢約得銅鑄二百斤而又用木炭
一百六七十斤約價四錢三火成紅銅三十斤則共
前項費銀一兩五錢是每斤費本只五六分耳復用
窩鉛點化之則為四火黃銅計窩鉛每斤價銀不過
三四分據今見行配鑄則例每紅銅五十七斤入窩
鉛四十三斤作黃銅一百斤蓋以搬載之費每斤量
估一分大約黃銅一斤所費至七八分而止若夫市
銅鑄錢原無甚利據京局舊例紅銅價不出錢四

分黃銅不出一錢窩鉛不出七分後漸騰踴部議以
紅銅點化成黃既失本價易於挽和遂革黃銅不用
但買紅銅與窩鉛如今法配搭定價紅銅每斤一錢
四分三厘窩鉛每斤七分七厘計配成黃銅一百斤
該價銀十二兩給爐頭鼓鑄應交錢一萬一千一百
一十一文其行使以錢六百五十文估銀一兩計共
估銀一十七兩零九分四厘除該給各項匠役煤礮
米菜工價二千二百九十五文估銀二兩五錢三分
二厘零并除銅本外實存息銀一兩五錢六分一厘

零計僅浮本銀十分之一耳近據陝西撫臣練國事
疏報自天啓二年開鑄起至崇禎四年止計十年間
只動過本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陸續獲息銀十一
萬七千八十兩零則所得幾與本銀相準又查南部
錢廠所得加五有奇蓋銅鉛出產轉集地方獲息原
自不貲今秦楚蜀滇四局見在議開姑未預畫成數
但令其自行認報即最少亦當以加五為率滇蜀楚
三省則取其息以解京充作新餉按季交納秦中之
息專留該省充餉以抵京運可也乃議者多謂萬歷

中曾以錢五十五文作銀一錢亦自通行無滯以爲
母既處貴子不應處賤欲於六十五文之內稍縮其
數行之而獨慮取利頗奢則盜鑄者將如雲而起自
古論錢法多矣惟孔觀不惜銅不愛工二語爲不可
易政以不多費巨縱復私營初無厚潤應自息心無
俟嚴刑厲設耳先臣譚綸有言鑄錢之費與銀相當
似於朝廷無利然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
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
術也

一議權出納幣有出有入流而不息故曰泉府若上
自爲壅而求下之疏卽曰肆人於市無爲也漢律人
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則民賦以之矣館陶主爲其子
求郎不許賞錢千萬則恩資以之矣隆慮主以錢千
萬爲其子贖死則罰錢以之矣又募豪民入粟縣官
而內錢於都內則開納以之矣諸胡降者贍以少府
禁錢及時出內庫錢賜軍士則餉賞皆以之矣今有
司承行錢之令出則無慮不普發於民而納則不肯
收一文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焉得

民愚相煽開瞻觀望每至聚市而譁而錢遂不可行
矣夫解京之入濟邊之出其有待於銀也似也以其
爲物輕微易藏可以多致也錢固重質而若各項存
留爲地方用者卽以錢出入焉誰曰不可誠令郡縣
於存留銀內只徵其半入錢卽贖金亦兼輸之自大
吏監司而下做在京文武官常祿例以錢充俸薪其
師生廩餼驛站兵糧各役工食及公費供億之類但
不關起解者悉取給於錢而遺下不發之銀卽可盡
行解京則所得錢息卽在乎其中行之十年而天下

之銀盡輦而歸之於京師矣况乎錢下而不上則其
權在市井上而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實其貴
賤用斂散之法以在官者爲母在民者爲子當其賤
則存留錢糧盡行收錢而賤者可貴當其貴則各項
關給盡行散錢而貴者可賤蓋錢太賤則病官太貴
則病民故用此法以均之管子所謂使之一高一下
不得有調賈誼所謂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
以調盈虛以收奇羨皆此意也然有司之不肯爲此
者有兩端焉或以貪或以矜凡銀之出必有耗其美

而錢則一文不過一文已耳利無所漁必故為鋸磨以破壞之其自飽者貪也其中於胥役之口者朦也崇禎八年給事中王家彥疏初設錢局原為藉錢息濟軍興惟天啓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陳于廷相繼受事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百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八錢零四年舊督臣鄭三俊用過銅本銀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茫然足音矣夫鼓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

歸之胥役爐匠與官而上不得受也查長安內外與法錢雁行於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局之爐頭官匠此輩或隱屏兩部或朋合諸夥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遞錢出局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觔官實與匠瓜分此弊盛於南廠而北亦然廉其人而用之而後弊乃可得而釐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諸役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一年潔淨汲欲去之人而御

長子孫之役欲責其爬梳無遺挽中滿之利以盡歸於上其數必不勝也至於屏局舍約爐座以便省試削人數核出入嚴干掇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日一交錢爐如流水以使之上無旁及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於鼓鑄之道思過半矣

崇禎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內閣錢法揭帖通蒙發下匣封內一件奉御批疏通錢法本為便民已有論旨前先生每會議買收作銅良是近聞低錢甚多著司鑰庫及五城親行收買不許驚擾如有胥役故違

需索害民的心殺無赦該城動用房號銀兩該庫動用新錢隨收隨碎類解該局鼓鑄將收過數目一月一回奏仍以收錢多寡為諸御史殿最先生每商酌可否擬旨來行欽此竊惟鼓鑄一事既可足國兼以便民苟為民所共趨則於國自無不足恭誦御劄收買低錢嚴禁擾害德意周密具得王政理財之本大約低錢不許流行則其勢必賤而又以房號銀及新錢收之則在民亦不甚虧民既安官復不擾觀古之嚴禁符葉鴉眼至重刑不能止者功相萬也而私販

無大利則私鑄亦不禁而自止矣惟是低錢多夾鉛沙銹化不免銷蝕而新錢因此遂同泉布之流為利實大且聞價亦甚廉第准市價稱提似亦不甚懸絕也惟在鑄局引開使新錢接續不匱而已

又十一月十七日揚適奉御批屢有旨疏通錢法本欲足國便民近聞賤濫愈甚小民反成苦累皆由經管官並未遵行姑免察究再行申飭將一切低假薄小之錢概禁行使五城御史仍遵旨收買勘限十日內一奏其京城所有錢桌錢市著嚴衛五城衙門嚴

行禁飭巡緝仍將獲過起數一月一奏先生每商酌擬旨來行欽此竊惟低錢不盡則制錢不行而禁誠不嚴則低錢亦未遽盡恭讀聖諭深得窮源制流之法謹即祇遵恭酌擬進呈昨憲臣李邦華謂收之尚苦無本臣等竊謂各官捐資助鑄宜悉令收買低錢解庫立行春碎則不煩嚴禁而低錢可旦夕盡除臣等即將助鑄原價先行收買外并於諭稿拈出以便遵行伏候聖裁原奉批摺尊藏閣中謹題

錢法

國初禁金銀不得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錢法至善也自汚吏不便於行鈔故鈔法日廢而民間有換易之苦水火之苦故亦不甚便有收課者漸改鈔而為銀收者為銀則用者愈阻遂為一貫之鈔法值銀一兩者而僅折銀三二釐不等商課日虧官祿日薄而祖宗之良法盡矣夫金銀者產於地人得而私之鈔者製於官惟上得而增損之以天下之生筭天下之命道至順也然大寶不可以獨擅重利不可以獨居故以國初之法今而終不能得之於天下

故可知也然唐宋之際天下多事甚於本朝而猶不至甚貧者以行錢法耳銅之產多於金銀而錢之法上猶得筭其權權在則利存焉今錢法非不行而行錢之地天下十不及二私錢之廣百倍於官官非不知鼓鑄之利而苦於銅之不繼不知銅之匱一匱於器飾再匱於私鑄耳今縣官雖議加鑄而涓滴不足濟愚以舉一政而可措天下於富者錢法是也今言加鑄者莫利於南京試以南京之法準之每爐七人盡七人一日之力可得錢萬文每千錢為銅九觔

價八分共為價七兩二錢人給工銀五分爐給炭價二錢共費七兩七錢五分而可得錢萬文如國初之制每千文值銀一兩則是一爐之鑄日得利二兩二錢五分也如國初之制每布政司各開寶源局大約兩都之局可置千爐蒲司之局截補之開不減五百則是舉天下之大而可得一萬三千五百爐也每爐歲鑄百口即可得錢一千三百五十萬緡度其利值銀三百三萬八千五百兩宋時二十六監歲道一監歲鑄八十萬緡他可知矣

賤補北之貴召商賈辦所去不遠苟非官商而摺易銅者殺無赦銅非一種俱可兼鑄故唐宋之制禁不得他用至王安石鑄鐵錢弛其禁而錢法遂壞今當修復此法命見凡器飾自鏡金樂器古代鼎彝外俱勒上之於官每淨銅一觔給錢一百二十文有故匿者沒其家以半賞告者所收之銅加之器藥所費尚不及八分而民間吟鏡金樂器聽錢局帶造市易餘以錫鐵代之無所不便品官之應用銅者亦量為改易銅屋銅像更屬不經先銷之以為民望有私鑄者

朝報夕誅沒家賞告亦如鑄銅其錢之式如邱文莊之議改而為篆尤可一新耳目其錢之名當改為大明通寶使萬世行之而無新舊之阻天下舊錢使上之於官古錢計如銅之價私錢銷淨而計之本朝之錢以十易五萬歷之錢以十易八京師錢貴之地稍為通融則改銷之間亦不加費收發之法盡棄銀不用民不得不易錢以應上則民間交易不必盡禁金銀而錢自不得不行錢行之後漸如國初鑄當三當五十者以便實發一以銅之輕重準當之多寡而工

價猶可稍省焉此法一立則有司不得加火耗貪吏不得資滿載猾胥巨寇俱難為奸成色不分三尺難欺一舉百利莫此為甚惟轉運之間稍須人力然費小利大古行而無害昔宋末兵興歲加民錢七千二百萬緡苟求七千二百萬之銀則今京庫十八年之供也雖吮血敲髓何以得之唐宋所以不貧之故可以得矣故曰舉一政而可以措天下於富者此也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錢法是已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可一日廢者從成周兩

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觀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也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贖山後諸郡於遼又宋之饒處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各處有發地得窖錢者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計益饒惟人主得為之故又曰錢者權也此經國足用之大政奈何廢而不舉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然計本利於出入民間之筭非天府之筭也夫天府之筭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誠將天下產銅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運木路者附以官

之舟如臨清帶磚之例通陸路者者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山官庫之錢或官運或召買於人工取之見復而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厲民然累朝行之至稱為錢神嘉靖萬歷以前五六百文而值一兩也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使者豪家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於小民無與也且朝廷施恩澤自無害始行法令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凡追抵贖者除折穀外而貴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備夫備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人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輕歛輕散而官府有餘積之藏蓄之以必行之令運之以歲月之故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天

11

下之青銅俱化為白銀矣昔永樂中下令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

寶鈔局

寶鈔局始於洪武八年永樂仍建局於北京後廢造鈔之法用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以青色為質外為龍紋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傍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

圖鈔貫狀十串則為一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寶鈔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為差其等凡六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四貫易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為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一一百文以下則止用銅錢

初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得益微

漢武帝制皮幣唐憲宗時令商賈委錢諸路進奉院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然猶錢與券為二也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後官為置造謂之交子務後用交子會子會價愈低實似道改名關子而益不可行金人循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

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錢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錢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元世祖造中統交鈔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准錢一千文值銀一兩故五十貫為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後造至元鈔大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至至正中中統以廢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以至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得洪武循元制寶鈔立法甚嚴令官民通用欲其流行甚於刀泉後竟壅格不行但以供頒賜虛名耳不但不可易斗粟也

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間劉秉忠秉忠曰楮用於陰
錢用於陽沙漠為陰華夏為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
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
法而不鑄錢及至正間脫脫為相立寶泉提舉司鑄
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
目可見矣明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
百年來惟錢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
洪武二十四年令揚州府泰州鹽戶照舊過處三府

例支食官鹽折納鈔貫每引二百斤米四石每一石
折鈔二貫五百文此與原頒令每鈔一貫值銀一兩
已不同矣至嘉靖六年詔各處赴運京庫戶口鹽鈔
今後每鈔一貫折銀一釐一毫四絲三忽如此則每
米一石者止值銀二釐七毫矣國課焉得不大損耶
崇禎十六年行鈔法紀桐城生員蔣臣言鈔法可行
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
兩而戶部侍郎王慧永專管錢鈔亦以鈔為必可行
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補窮

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
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值錢百萬貫分給地
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上
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鑄一
金無官應者驚永請每貫獨三分止鑄九錢七分京
商駭然總緞各舖皆卷篋而去內閣言民雖愚誰肯
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內閣
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用
鈔其餘兵餉亦不會用也上曰只要法嚴閣臣對徒

法亦難行因言民窮困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
上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
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瑞
備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甘肅
關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採取擾累且關稅例當
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
尚欠二千五百人各城勾攝多未學習議於畿內八
府州縣多方勾解閣臣亦擬不許上不悞俱發改票
崇禎十六年九月十五日閣臣議鈔局帖為難者

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誠行爲利甚大而鈔
虛錢質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交子會子謂之錢引
卽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自一貫至十貫凡五等
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計者
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布
而亦不能久惟聖祖製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國
賞賜諸費皆取給焉而後始漸輕也伏讀御批務要
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於部議推行一欵宜加嚴明
臣等竊見會典及例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

偽造禁阻壞立界法信倒換爲主至有司之貪美抑
勤撫按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行
使恐愚民不可慮始徒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
通行如何更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雖堅
臣等實未見其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
師於凡百官俸廩軍匠月糧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
可用而一切賦稅課程贖罰納鈔悉與收受俾知有
用之利俟上下通行耳目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
亦變通宜民之一道乎容臣等約計臣并蔣臣到閣

詳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擬稟呈進未知當
否伏候聖裁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閣臣蔣德璟回奏行鈔
揭通蒙發下二本收票一爲戶部坐會關稅事內言
浙江解造鈔桑穰夾紙動支關稅二萬金一爲各城
御史鈔匠城役無多事內言五城解到鈔匠並未學
習及人數不足議於在外州縣多方勾解二千五百
人各事情臣敢不祗遵另擬惟是造鈔一事原係祖
制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而能化紙穰爲金錢且歲得

數千萬之入其利甚大果如所言卽一時勞費亦不
足惜而近來中外攢眉動稱室窶細酌情勢頗費經
營如造鈔必須工匠而匠則多未學習計正匠一千
名每月米一石銀三兩僱工一千五百名每名月銀
三兩三錢計每月費米千石銀七千九百五十兩摺
處甚艱又五城人數既少若於在外地方廣購一番
勾攝擇果必多聞內實鈔司原有鈔匠五百似宜照
舊遣使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至桑穰一事則猶有
可商者國初令農家凡有田五畝栽桑麻各半改又

令鳳游等處每戶種桑二百株又令天下多栽桑棗
每里初年二百株三年六百株違者罰有差故其時
桑多而穰亦多今自賊寇殘破之後畿內及山東河
南幾無桑矣杭嘉湖三府雖宜桑地而小旱時告賦
歛繁與農桑之家愁苦尤甚驟貴以桑穰四十萬斤
悉盡括之亦不能散而其害將有不勝言者至於作
房工料之費及民情惶惑之狀臣尚未敢盡陳誠恐
害多利少異日得不償失以爲宵旰憂則臣之罪更
大矣臣初疑其難行亦未詳計至此或俟安民靖亂

之後人心大定漸次講求庶有濟乎臣聞見既真不
敢隱師不言謹因發下改票昧死附致芻蕘原稟未
敢擅改伏乞聖慈裁鑒施行

御史白抱一疏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
生財爲今日第一義皇上慮地方殘苦問閭閻場特
下製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其慮非不周而意非不
善大小臣工自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臣揆
度時勢實有難以驟舉敢備爲我皇上陳之從來鈔
法與錢相副而行今出銅地方如兩廣山陝河南等

處見遭寇患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處道路梗阻
卽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則鼓鑄萬萬不能充
溢鼓鑄窮則錢且不能遍布域中而單單以易泡爛
之楮幣令通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行者一且
鈔完必頒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領然後或交易或
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思小民納銀買鈔又復輸鈔
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
等直捷小民不思爲便捷肯樂此轉折乎此其不可
行者二且奉行之際有司賢者上體國法下順民情

委曲調停猶不爲害如遇不肖借口功令以威驅民
強其所難小民既不甘受必生忿怒激而成變爲害
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祖宗朝雖云製鈔然行之
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止知銀錢爲重蓄貯行使皆
是此物一旦易製而與銀錢並重在皇上曰遵祖制
在愚民曰朔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此其不可行
者四至於皇上製鈔原欲遍行天下始少獲微息今
南北俱大寇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鈔既不能
遍及利息似亦覺少當此庫藏匱竭之際先費二三

十萬金錢造此不能通行之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
見在之金何若留此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
此其不可行者五且生財之道前人無處不經籌畫
使此鈔可垂諸永久前人必有先得我心者何至今
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知計臣為國苦心皇上生財
睿慮臣揆度時勢實實見其難以驟行如此伏祈皇
上勅部與司臣將臣從長再議暫停目前俟敵寇平
息小民豐樂然後舉行未晚也臣愚戇不識忌諱所
聖明鑒宥施行

皇朝通志
卷三十九
禮部

禮部一

禮部在闕東戶部之南西向宣德五年建時府部公署皆
未營造以典禮之區舊方會同有事於此
六年六月成賜宴落之公侯卿大夫皆與
掌天下禮樂祭祀封建朝貢宴享之
於天子侍郎為之貳其屬初曰儀部
客部後改為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司俱稱禮部

儀制掌禮文宗封學校舉貢之事天子即位天子冠若納
后若冊立皇太子若上慈宮徽號若朝賀朝見若大宴饗
則舉諸儀辨其名數條上之報可而令於諸司凡傳制開
讀表箋學校貢舉文移印章官民服舍皆辨儀式而頒之
諸司凡巡狩親征班師策助行賞第禮儀條上凡祥瑞辨
其物名類奏大瑞特奏無得請封禪以蕩上心以鄉飲酒
禮讀律詁訓禮讓以養老尊高年以郵貧宣仁政以旌表
章勸勵以建言議利病以進坐謫戍禁官邪

祠祭掌祭禮屬天文國祿廟諱之事辨大祀中祀小祀